

藥園醫案

江都杜子良先生著

藥園醫案

吳縣張一麐署



序

子良先生於前清季年以醫名噪江浙蘊寬聞之而未識也迨民國三年項城袁氏任總統時以疾聘之入都始握手焉一時聲譽出諸醫之右寒舍偶有疾恙延之診視罔不應手輒效因屢聞先生談岐黃之理其說皆中正不偏至獨到之處悉由經驗所得具詳所編閱者可自得之余因悟國之於人一也人之生而孱弱者縱欲即病今民國以老大而轉爲幼穉當局者不急切脉唯日施其攻伐之劑甯不殆歟先生曰然哉遂書之以冠於篇

民國九年十二月武進莊蘊寬

藥園醫案叙

醫之爲言意也善醫者能以己意揣人之意不泥古人之方而自合古人之意雖有痰疾莫不應手奏效此非三折肱者不能漢志醫經經方世所罕覩今所流傳者以張仲景各方爲最古其說理也洞而明其處方也平而易神而明之則死者可以復生後之學者得其意亦足專家矣江都杜君子良良吏才也宦遊浙水厯數十年於從政之暇博及羣書尤通醫理曩年經浙撫保薦御醫賞賚優渥國變後經袁大總統招致來京嗣復出而監督淮關年餘爲有力者排擠以去同人因復邀之北來行道都下延診者踵爲之接有起死回生之譽其辨症也在察隱微其立方也絕不泥古用是藥到病除立竿見影嘗以所輯藥園醫案見示余維醫之爲用若用兵然善用兵者羣寇鴟張胸息萬變而察其

來源探其踪跡部署已定然後一鼓而盪平之則元氣不傷而大局底
定斷非茫無頭緒者所能率爾操觚也杜君立方深合用兵之法故能
隨時克捷所向有功是其學有本原初非幸中有斷然者讀者苟能體
君之意融會而貫通之則世且無夭扎焉語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杜
君生不逢辰晦盲否塞而慧心仁術壽世濟民其功德固莫大焉較今
良相爲何如哉是爲之序

歲次庚申冬十有二月陽湖張壽齡拜識

序

古人言術不可不慎凡以驗其仁與否愚以爲於醫爲尤醫也者凡人生命之所託故非具有博愛之懷不足以施其術則術也而幾於道抑醫之爲道如決獄如治兵決獄在得其情治兵務極其變而要必有慈祥愷惻之念存於中以求盡其心而後以愛生者全生否則鹵莽滅裂或泥守成法而不內求之於心則甯成郅都皆良吏而趙括且爲良將人亦何所恃以託其生哉吾友杜君子良良吏也而操活人之術求者輒應手效吾家亦受惠不淺今觀其藥園醫案殆能得其情而務極其變者要其爲人肫摯純一有合於博愛之道不肯孟浪以誤人至誠所積神明爲開是足多矣其醫案不肯自閼將梓行以諗來者抑又見仁人之用心非苟焉以衒世也不揣謏陋用附數語於其簡端凡稔杜君

者當以余爲知言

庚申冬月江陰陳名侃序

序

余曾在張燮君侍郎許一見傳青主之醫案矣凡請診脉者必具病狀親爲點勘紙尾先加案語後列方青主書法雄偉而體察病情審量方藥至詳且慎真可寶貴書厚盈寸醫案與家書叅錯粘附似後人爲之搜輯者燮君歿後不知此本散落何處今觀子良先生之醫案經驗與青主同子良今之名醫當不讓霜紅龕專美于前也爰書數語以歸之
庚申七月張元奇拜識

序

百家之學各有流別是非丹素出入主奴陳籍亭平紛如聚訟惟醫也
勺飲入口表立見形利弊可以實徵生死不能虛擬然具耦而射豈無
中的孤注之投亦有得盧苟非探元靈素窮究奇核欲以馭萬變獲十
全難已杜君子良天懷開朗識量閎雋少讀蘭秘悟通神明倦游息陬
更耽仁術每遇庸工束手衆難紛曉輒能援據古賢昭宣大法披肯導
窾應手奏功胥有本原非關倖中間嘗聞其論醫曰病有定法法有定
方前賢各具心得後人循其成憲必先賅貫乃妙措施淺學未窮本末
取類斷章自信且難把握奚在西昌之定病式比申韓法家吳江之論
用藥如孫吳兵略食古而化以經達權信醫林之鍼砭活人之左券也
余因佐史館搜輯近代醫家君爲疏列短長摯求正變略窺淵識實啓

愚矇頃示手錄醫按屬爲弁言治療具在卷中精要見於自述無待誦
陋爲之楮藥君有開濟之才著循良之績先朝曾以醫術徵盛被眷遇
葛洪肘後之方韓康市中之藥其足盡君乎哉

庚申七月江陰夏孫桐序

藥園醫案目錄

鄉人子案

布店夥案

經紀人某甲涇淋案

鎮江錢店夥諸姓患毒案

馬源興老東戴陽案

周瑞卿流注兜膿案

彌勒庵橋某甲子天花案

周穎孝之妾瘟疫似崇案

鮑棣堂之妻懷妊出痘案

凌某之子時症案

謝心畬大令之孫疖疾案

吳嫗痰厥案

淮商魏蔭亭二子溫病案

高子厚鹺尹之女溼溫案

李亦樵勞傷似溫症案

鄭芝巖觀察之姪小便不通案

張丹叔中丞之媳歷節風案

鄭幼巖之夫人暑入心包案

外甥雙桂暑痢案

浙藩龍方伯不寐便悶案

余晉三中丞不寐便悶誤治案

世振之都轉太夫人暑痢案

周案丞涇溫案

經壽庵水腫案

吳東升外症案

沈詩言腿患案

袁大總統胃病案

藥園醫案

江都杜鍾駿子良氏述

男潤韶同校

鄉人子案

鄉人子六歲與羣兒嬉以炒蠶豆塞在鼻孔內既而鼻涕下流豆沾涕溼發脹痛楚甚劇倩薙髮匠用鑷取之豆皮著涕滑不留手愈鑷則豆愈向上直抵鼻根久之外面亦脹甚而痛無法以出之鄉人惶急來求設法倉卒間予亦無可著手沉思良久忽得一法以臥龍丹吹入右鼻孔中須臾噴嚏大作其豆因連嚏之力推至鼻孔之邊乃緊捺其上游以尖刀剖豆而出之鄉人率子叩頭歡躍而去

布店夥案

真武廟鎮戴萬源布店夥某甲晨起口銜煙管登野廁圍畢不能起立

攀牆努掙而起行未數武忽跌蹶路人扶起之逮抵店時如是者數次
他無所苦延方脉錢某診治按脉畢問寒熱乎曰否頭痛身痛乎曰否
胸脘痞悶乎曰否錢醫曰此非內症我不能治改延外科老醫劉某展
視兩腿不紅不腫按之不堅不痛曰此非外症我不能治因就予診按
其六脉兩尺沉細問其所苦曰一無所苦惟無力起立行走則蹶今內
外兩科交相推諉究係何病請爲一決予曰此金匱所謂濁邪中下也
內經云傷於濕者下先受之溼著於筋則筋爲之痿痿則無力又云溼
熱不攘大筋輒短小筋弛長輒短爲拘弛長爲痿殆即此症也則中多
穢濁之氣若從口鼻入則爲中惡今口銜煙管烟能辟邪穢濁無從入
登廁褪衣穢濁得以乘隙而襲於筋是以肌肉無病不腫不痛骨中無
病所以能立乃以蒼朮菖蒲藿香當歸煎湯薰其外五積散改作煎劑

治其內一劑汗出筋舒再劑行走如常矣父執顏善夫先生醫中老手也聞其事特來訪詢對以若何立案若何爲治頗嘉其引證確鑿然予當時設無金匱濁邪中下之文內經溼熱不攘之句可引亦不敢臆斷甚矣經書不可不讀也

經紀人某甲溼淋案

經紀人某甲忘其名姓年五十餘患淋症服通利藥數十帖大黃用至兩許延經兩月小溲短數而澀每日夜起溺一百餘次當溺之時以頭抵牆極力努掙叫號呻吟方得點滴大便亦如之肛墜裏急虛坐努責狀如氣痢但下氣而無糞診脉之頃倉皇急迫起溺三次其苦狀不能以筆墨形容也病者自云火結不通請重用大黃以救微命細按兩關兩尺豁大而空因謂之曰此非火結乃通利太過氣陷陰傷所致非大

黃所能爲力也內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正與此症相合爰訂補中益氣湯送吞六味地黃丸一劑氣舉小便減至數十遍再劑減至二十餘遍三劑後前苦悉釋改以六味地黃湯送吞補中益氣丸調理兼旬而愈

鎮江錢店夥諸姓患毒案

鎮江錢店夥諸姓者因狎邪遊傳染穢毒病之始起身發熱腎囊痒流水以衣揩之衣濕十餘件而水不止心煩口渴起而索飲黑夜摸索間跌地腕腿皆傷次晨大腫渡江來邗延予至舟中診視腎囊之皮全變黑色眼赤如鳩且有血出穢毒淫火勢若燎原次日囊皮脫而挈丸亦腐予辭以不治他醫亦不敢著手復來懇予且云如肯下藥死亦無憾惟時兩腎子腐爛僅餘一瓣行將盡矣予亦從未見如此惡症迫於彼